

蕭逸著

風雷谷

第四集



第七章 處身白雲

其實野叟尤天民此舉實係有意而作，欲借此令雁紅作好人，好使這黑猴子日後敬重雁紅，此時見時候已差不多了，這才有意的嘆了口氣道：「既是姑娘給牠說情，就饒牠一次吧……，遂一掃目光至那跪在地上的黑猴子道：「今天要不是看在我這徒弟李姑娘的面上，一定要把你逐出我門，雖然如此……」

那畜牲聞言正自心喜，忽聽老人末尾口風，不由吓得又吱吱叫了起來，老人哼道：「你怕什麼怕？我話還沒說呢！你就吓成這樣！真是沒出息透了……」那黑猴子想是對老人敬服到了極點，老人所言，即使是一句俏皮的話，牠也能心領神會，此時被老人罵得唏噓不止，雁紅方看着不忍，才又要向老人求情，野叟已笑道：「起來站着，別作出這一付可憐相，我最怕看這付德性。那黑猴子聞言又叩了個頭，逗得二人都不由笑了起來！——

這黑猴子站立一旁，雙目直向室外溜來溜去，似感此室內氣氛太不自然，老人見狀笑道：「方才我的話還沒說完呢！」

「從今以後，我因受傷，半年以內不能下地……」說到此他自己也不禁有點傷心了。他知道這是自欺欺人的話，事實上半年之期，也就是他活在世上的僅有日子，但是他爲了要使雁紅安心習技起見，故此不願吐實，令她心中悲傷，那麼一來，她自然是無心再學習這種超然的絕技了……於是他稍定了一下情緒，對那黑猴子接道：「從今天起，我又收了一個新徒弟。」他用手一指雁紅，又接道：「她名字叫李雁紅，我非常喜歡她……」說到此覺得自己的手溫溫的，竟是被雁紅拉住了，不由偏首往雁紅看了一眼，羞得她粉頸低垂，老人看到這天真至情的姑娘，心中泛起了無比的安慰，微笑着道：「猴兒！（他平日喚黑猴子的名字）以後你也可說是她的師父……」

此言一出，雁紅心中不由一怔，不由拉着手嬌喚了一聲：「伯伯！……」老人回視她一眼，眨了一下眼，令她不要說話，雁紅知道老人此舉，定有含意，當時就不再多言，偷目一看那黑猴子。

嘿！這一下，這畜牲可喜壞了，本來頭是低着的，一聽老人此語，馬上抬起，咧着大口呱呱叫了兩聲，一雙紅光四溢的火眼，直往雁紅看去，好似仍不敢相信，這事是真的。

老人遂道：「你放心，……從今天起你就是她師父了……」那黑猴子喜得就地連滾了兩個筋斗，老人見狀看了雁紅一眼，表示計策已成功，遂笑對黑猴子道：「你先別喜歡……我問你，你還打不過她，又怎配作人家師父呢！……你自己想想……」

這一下，黑猴子可傻臉了，急得吱吱直叫，一雙黑毛爪連連抓首，老人笑道：「你再想想，

你那一種功夫比人家強？……當師父可不是容易的呢！」

這黑猴子更是滿地亂轉，口中怪叫連聲，老人抽空看了雁紅一眼，心聲道：「輕功！」雁紅馬上會意，不由大喜，冷眼看着那黑猴子，這一看不由差一點笑出聲來。

原來牠此時正背着身子，微微矮矮的蹲着，雙掌作了一個探手的姿勢，又收回來，自己搖搖頭，好似自問掌上功夫，是不行的。

遂又掃出一腿，又搖搖頭，口中吱吱連叫，急得直跳，這一跳，竄起老高，像是觸發了牠的靈感，不由咕咕呱呱的怪笑起來……

老人皺眉笑道：「怎麼啦？什麼事令你這麼高興呀？……你想出了什麼本事？……」

這黑猴子撲近牀前，又說又比，高興得擠鼻弄眼的，並朝兩足上連指，不時的跳着，老人好似才會意的啊了一聲道：「你說的是輕功是不是？」黑猴子連連點頭，一陣鼓掌，好似高興老人猜得一點不錯，並過去拉了雁紅衣服一下，咧着大口直樂，雁紅噴笑道：「知道你輕功好嘛！也不致於神氣成這個勁呀……」老人遂笑對黑猴子道：「那麼從明天起，這輕功一項，我把她交給你了，限你五個月，要教成她有踏雪無痕登萍渡水的絕頂輕功，否則你這師父可丟人！」

這黑猴子聞言，好似還認為五個月時間太短了，這項任務不容易，以手連連搔頸，雁紅忍不住噗嗤的笑了一聲，老人怕牠畏難，遂給牠打氣道：「你怕難呀？她可不是從頭學呀！人家本來輕功就蠻好，五個月足夠了，你要是認為時間太短，那就算了，還是叫她自己練吧！」

這一來，那黑猴子不由大急，連連點頭怪叫，好似可以辦到的意思，老人遂正色道：「從明

天起，你就開始教她，我不管你怎麼教，反正到時候你把她教好就行了……」

這黑猴子喜得直搔頭，一雙火眼不時朝李雁紅瞟去，老人遂笑對雁紅道：「從明天起，他就是妳師父了，妳可不要小視了牠，要說別的功夫牠沒有，可是牠那一身絕頂輕功，却是任何人類所比不上的……」

「當然主要仍是在於牠先天的稟賦不同，但是我曾細心研究過牠竄跳時姿式，的確是和人類大不相同，如果妳真能虛心隨牠練這輕功一門，我敢說以妳質稟根骨，在過短短的半年裏，定可有驚人的成就……希望妳好自爲之！」雁紅點頭道：「伯伯放心，弟子一定遵命，只不知牠如何教呢？……」

野叟在牀上微笑道：「這妳就別操心……妳等着看吧！牠會比我還嚴呢！……」此時那黑猴子已出室，老人遂低笑道：「這種黑猴子，本性極爲聰慧，而極喜模仿人性，又隨我了二十年，更是智高一等，牠那一身凌虛踏葉，過水登萍的輕功，別說是妳，就是伯伯我，早年也曾隨牠苦練過一段時間呢……」

雁紅聞言心中又喜又奇，不知道這黑猴子師父如何教自己呢！想着遂把那山雞持至後室，剖洗乾淨，有現成火具，就把牠燴燉了起來，室內存鹽頗多，只是沒有別的佐料罷了，一直忙了兩個時辰，才把飯弄好，先盛了一碗濃汁鷄湯，奉上老人。

野叟尤天民，只嘗一口，就不禁連連讚賞起來，待食畢後，雁紅又陪老人談了一陣天，雁紅笑問道：「那黑猴子都教我些什麼呢！」老人笑道：「那是牠的事，我不干涉牠，只是孩子！妳

要完全信任牠，不要以爲牠是一畜類，我先前那徒弟，輕功一節，也是出自牠一手教出，所以我對牠是完全信任……」雁紅不由突然心中一動，笑問道：「伯伯！你原先那位徒弟，他叫什麼名字呢？」老人臉色似頗猶豫，最後仍是含笑道：「姑娘以後就會知道的，我會告訴妳，只是現在還不到時候……」遂看了室外天色一下道：「姑娘……天可不早了，妳該進去練功夫去了，先從第二篇地字篇練起……待練完這一篇後，千萬不可再多練了……以免妳初練，尙不知這功夫的玄處，練多了有損無益……」

雁紅答應着站起，向老人道了晚安，才轉身走了沒幾步，老人又笑道：「就寢前不要忘了以二泉浸體……」雁紅又答應了一聲，此時才知道，要成驚人的功夫，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想着就進了自己房中。

按着老人指示，打開了那本「青陽秘宗散本」，翻到了「地」字篇上，先垂目行了一番這卷首的坐功，只一閉目，頓覺大異往日，稍一調息，立覺一股陽和之氣下行，始時肺腹回春，百肌酥軟，到了湧泉地竅等穴，又循後身諸關節，逆行而上，由玉海紫府天門等要穴，流行七竅，不消一盞茶時，行完一周天，充沛全身。

雁紅這一番坐畢，頓覺全身溫暖，百骸和暢，精神倍長，舒服已極，不由暗暗奇怪，突悟出，定是那靈石仙乳已完全發揮了妙用，心中好不開心，這才翻開散本，及至看過十幾頁後，忽然發現每七八圖，合爲一章，一章有一章的妙用，越發欣喜，當時默念，自己不求快，決定學一章是一章，務求全身體會貫通，心知這等上乘玄功，往往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

雁紅記性天資又好，又巧服這靈石仙乳，其智識力，較常人高之何止數倍，這一靜心推參，更悟出這「地」篇中，雖有圖一百七十八；巧合玄天之數，實則每章所附註圖多寡不等，均有一圖是其綱領，一共四十九章。

如照圖中附註，每章首圖的形式解說口訣，如能以次運記，自能一脈貫通。

練着練着，這一篇已至了尾頁，因聞老人有不可多練之語，未敢再多習，由是略一按圖默憶，如式演習覆按均無差錯，心中大喜，尚覺這書看來似頗難入手，想不到練來竟是這般容易。

她那裏知道，要是常人，雖遇名師指點，要想習會此「地」篇功夫，沒有一月時間，就別想入門，她所以能練來如此簡易，實在是得力那罕世的「靈石仙乳」，不過她尚不自知罷了。

此時天已不早了，憶及老人所囑，不敢怠慢，忙至那內裏石室，浸浴二泉。

先在那「大炎」泉內，浸洗了半天，覺得舒泰已極，心想每日如此洗上兩次，倒是蠻好的。想着又走至那「靈石」泉中，先以一指探入試了試，不想方一觸膚，不由冷得幾乎發麻，心想乖乖！這要把全身跳下去，那還受得了？

本想擦乾穿衣出去算了，轉念一想，老人既令自己如此做，怎會是自己害自己？

又想到當初葉硯霜，談到他往日在風雷谷習技時，被太虛老人關於石室內，不也是有那麼一口井麼？聽老人所說，那冰井之水，更是較這「靈石」寒泉爲冰，硯哥哥既能受，我又怎麼不行呢？她這麼一想，不由勇氣大增，當時強忍寒冷，以一足探入，凍得全身發抖。

（讀者須知，雁紅此時所處身乾天嶺，四週積雪，氣候本就在冰點以下，就是不要以如此冰

泉浸體，只把全身衣服脫光了，常人也定會凍得僵倒在地，更何況全身再下那比冰還冷的水呢！此水本該早已結冰，只是其內滲有別種礦質，不會結冰罷了！

當時半邊身子都麻了，吓得馬上收回腿，不禁望着這泉水直皺眉。

好在這等空山寂野，也用不著害羞，更何況似此黑夜，室內連燈也沒點，想到此，雁紅乾脆疊膝泉邊，先運了一番功夫，把週身乾元陽氣，逼行了一週，似此提行了兩週天，全身已熱得快要淌汗了。

暗忖着時間差不多了，這才又鼓起勇氣，將兩腿慢慢浸入，這一次雖依然凍得吃不住勁，可是比上次好多了，乾脆一閉雙目，二手一鬆，全身都入那池中，乖乖！這一下可凍壞了，冷得她在水中戰成一團，差一點又想爬出來，後來把心一狠，心說反正已經下來了，拼着凍病我也要忍一會……

她這麼一想，果然就覺得好多了，起先覺得全身像毒針一樣刺扎，漸漸竟覺得慢慢消失了，最後才覺由丹田生出一股暖氣，週貫全身，那冰寒之氣大退，最後竟不太如何覺得冷了……

似這樣又待了一會，才敢上來，用毛巾擦乾了，把老人贈的通脂草粉，在體上撫擦了一遍，覺得膚華肌酥，全身竟是爽泰已極。

一切就緒，這才返回室內，見今晚月色頗好，不由踱出室外，也不敢驚動老人，一個人走出，此時四野寂靜，夜風徐徐，天上一輪皓月，洒下每山的銀光，反映着皚皚的白雪，偶傳來三兩聲狼嗥，這景緻好不動人。

於是見月思情，不知覺，她眼前泛出了一翩翩風度的少年，這少年劍眉虎目，猿臂蜂腰，一身青緞長衫，腰中尚插別着一純白的短笛，英俊中別有一股瀟灑柔情，令人只要和他一經接觸，一生一世。都會留下的影子，於是這多情多難的姑娘，不由憑空喃喃念道：「硯哥哥……你現在在那！是否已回北京去了呢？等我回家後，你……可不要忘了來接我……」

「只是我……我已配不上你了……」她流着淚，緩緩的伸出了手，摸着她那臉上的傷痕，芳心已片的碎了……忽然她抬起頭，自信的道：「不會的……他決不是那種人……他曾親口說過，如果我臉上留下疤，他會更愛我……那怎麼可能會又變了心呢……」

她靠在一棵古松上，平視着那些離頭不高的浮雲，腦中回憶着，那些醉甜苦辣的往事，一時她柔腸百繞，她已深深的陷身在這些痛苦的意念中。

當她想到紀翎，她的腦子就更亂了，於是她對空長嘆了一口氣，方想再往前走，散散心，突見暗影中一對紅光閃動，遂聽呱的一聽怪叫，身前落下一物，雁紅忙閃身迴避，始看清了，來者正是那黑猴子，不由笑道：「你看你……把人吓死了……」這黑猴子此時可一改先前獠厲態度，咧着大口走前，伸出那隻白掌，抓住雁紅一手，往屋內就拉，一面口中呱呱直叫。

雁紅皺眉道：「我現在還不想睡……你幹什麼嘛……」這黑猴子聞言怒鳴了兩聲，以手指了指天，遂又往回拉。」

雁紅知道牠的意思是說天不早了，該睡覺了，當時真是又好氣又好笑，心說這傢伙還真端起師父鴛子來啦，連睡覺的時間，牠都要管，當時笑嗔道：「好了……你別拉，是不是要我睡覺了

？」這黑猴子連連點頭。

雁紅笑罵道：「你神氣個什麼勁嘛……知道你是師父了是不是？人家睡覺你要管……」

黑猴子聞言依然往裏直拉，雁紅只好跟牠入內，再看這東西右手尚拿着一串白色小果子，當時也不知是作何用的，就隨着牠進了石室。

這黑猴子一直把她拉到她室內，用手指了指床，口中又是呱呱叫了兩聲。

雁紅又氣又笑的往床上一坐，笑道：「好了！我睡覺了，你出去吧……」却不料這黑猴子聞言，上前抓起雁紅一足，用手一陣指點，雁紅不由臉色一紅道：「要我脫鞋是不是？」黑猴子聞言嘻得怪叫了兩聲，連連點頭，雁紅白了牠一眼道：「這個你就別管了，你走了我自然會脫……」那黑猴子聞言，怪叫了兩聲，舉起手中白色圓果，又是一陣亂叫，連說帶比。

雁紅簡直給弄糊塗了，當時怔道：「這果子怎麼樣嘛？」黑猴子又指了指她腳，雁紅皺眉道：「給我吃不就算了嗎！何必要我脫鞋……」不想那黑猴子聞言，似覺雁紅太不聽話，竟自暴怒起來，連連怒吼，雁紅不由杏眼怒睜，正要發作，忽念到，這畜牲如此通靈，也許此舉，含有深意，好在牠是個畜牲，自己還怕什麼羞。

想到此，紅着臉把鞋脫下，那黑猴子臉色才轉怒爲喜，又用手指着腳上襪子連叫，雁紅不由嘆了口氣，滿面嬌羞的把一雙襪子也脫了下，露出一雙纖小細柔的白足，一面翻着眼，嗔笑着道：「好了……你要怎麼樣嘛……」這黑猴子此時才咧着大口笑着，摘下那又白又圓的，像胡桃一般的果子，左掌一扭，那果子就爛了，流又濃又白的汁液來。

這黑猴子走近雁紅，板起一隻足來，把手中這扭爛的白果子，往雁紅足心擦去，才一觸接，其冰透骨，雁紅生平最怕癢，這果子才一挨上，已笑得尖叫連天，一面收回了脚，笑喘成一團道：「你是搞……什麼鬼呀？……抓人家腳心幹什麼？……」這黑猴子見狀，退後幾步，急得直搖頭，雁紅笑了好一會，才定神道：「好吧！你把果子給我，我自己來擦好了……人家癢死了！」這黑猴子聞言嘻嘻着把手中那一串白色果子遞上，雁紅接過一看，也分不出，到底是一種什麼果子，只是入手又軟又冰，不由帶笑問黑猴子道：「是不是用它的汁來塗在腳心上？」黑猴子連連點首，雁紅搖頭笑道：「這是什麼嘛……你別亂出花樣……等會擦出毛病來了，那就糟糕了……」黑猴子連連叫着搖頭，雁紅這才放心摘下一枚，用那尖長的指甲，在那白果皮上輕輕一劃，已呈一道裂縫，流出瀾瀾的白漿，自己這才試着往足心塗去。

儘管是自己擦，也忍不住格格直笑，只覺這些漿水才一塗上，其冰透骨，趕到慢慢搓久了，反倒熱焚難耐，每隻足心都是酸的，當時不由嚇得對黑猴子道：「腳好酸啲……別擦壞了吧？」黑猴子連連搖頭怪叫，又摘丟下一個，雁紅皺眉道：「還擦呀？」黑猴子點點頭，雁紅由是按她指示，兩足各擦了兩枚，那黑猴子才滿意的持起餘果，看着雁紅睡好，還拉了一床被子給她蓋上，這才出室，把門帶好。

雁紅對牠這份關心，頗為感動，叫了聲：「再見……黑猴子……」不想那黑猴子本已出去，又回頭進來，看着雁紅不動也不走，雁紅不由笑道：「好……好……再見師父！該好了吧？」這一下，那黑猴子才咧開大口笑着縮頭而去。

雁紅在床上漸覺雙足如焚，最奇是有股熱流上冲骨節，心想這是什麼果子？……反正既知無害，也就不管它，想着雙目一合，就入了夢鄉。

第二日，也不知什麼時候，就覺身上被人連推帶拉，嚇得忙睜開眼，翻身坐起，見此時天還是黑黑的呢，室內更是黑沉沉的，床前站着那黑猴子，不由揉眼道：「還早呢……這麼早你把我打醒幹什麼？」那黑猴子不聽分說，連拉帶叫，此時東方微露出一線曙色，雁紅被牠連叫帶拉，睡意全消，只好下床，穿好衣服，不容洗嗽，就被牠給扯出了門。

經過老人室時，見老人早已醒了，睜着明亮的雙目，見雁紅走出嚇嚇的笑道：「怎麼樣？這師父嚴不嚴？」雁紅吐舌笑道：「真吃不消！牠管的可真緊……」話還未完，已被這黑猴子給拉出了門。

這黑猴子一出室外，回身點首，足尖一點，全身已像箭頭子一樣起在了半空，跟着虛點了一下，那老松之尖，已再度向另枝拔撲了去。

雁紅此時不由興趣大起，笑叱一聲：「別走呀！你得教教我！」身子已直竄了起，運出「巧燕窺雲」的身法，也落足在那棵樹尖，樹梢僅下垂了一下，她的身形竟又二度騰空，直往那黑猴子追撲了去，一面口中尚道：「這一手，我也會，你可難不住我……」那黑猴子，隨便顯了一手，本想雁紅一定不行，不想竟是難對方不住，心中也不由吃了一驚，口中怪鳴連聲，兩足在雪上連連亂動，幾個轉身，已出去好幾里，越過了一叢山嶺，雁紅這一來，才算心服口服，只是足下愈法加勁，拼命追隨其後不捨。

似如此跑了好一段路，眼前却是一片頗爲寬敞的山坡，山坡傾斜下延極遠，但身右側，自己此時立身處正是一塊懸崖，那黑猴子猛然在前將身形打住，回身搖手令停。

此時東方已透明，成魚肚色泛出，風勢也略小了些，雁紅這才覺出身上奇冷，用手一摸，業已被雲霧之氣浸濕全身得連打了兩個寒噤，略一辨看眼前景物，這一看嚇得忘魂，原來她立身之處，是一塊丈許方圓的平石，孤撐出萬丈深潭之上，上倚危巖，下臨絕壑，一面就是萬仞峭坡，那三面都是朵朵白雲凌空，不著方際，祇右方有一尖角，寬才尺許，近尖處，與右崖相隔甚近，再往下一看，潭半白雲滃莽，被風一吹，如同浪濤起伏，看不見底。

祇聽泉水奔騰澎湃，雲在脚下飄蕩遊行，那些足下的無數峯尖，就像許多島嶼，起伏在白浪中一般，真個是好一番山勢……

雁紅聞那黑猴子在後呼叫，忙答應着，往身後縱去，在這種極頂峭峯之上行走，不要說跑了，即使走起來，若無上好輕功，也是萬難。

因地面都是厚約尺許的積雪，近石處更是滑溜難立，雁紅提着丹田之氣，居然行走自如，那黑猴子冷眼旁觀，心中也不由讚嘆不已，一面心中大是高興，認爲這種徒弟，才配自己教……

雁紅費了不少功夫，才行近那黑猴子身側，驚喘道：「我的媽，你那裏找不了，單找這種要命的地方，這要是一摔下去，不成八瓣兒才怪呢！」

黑猴子拉着她手，一直行近這峯尖處，下視着正是那一瀉千仞的峭坡，其上滿是積雪，雁紅見其中尙有不少凸出的怪石，更有幾株老梅，此時已成敗芬吐蕊，正盛開着，人要是由上而下，

那可真太危險了，一個提不住氣一瀉而下，那可不是玩的，不由手上一緊，死死的拉住這黑猴子手臂不放，心中也不由大爲緊張。

黑猴子此時笑着掙開手，把雁紅按坐石上，好似令她別動，先看自己的，這才行自石尖，二臂平伸，那雙大足掌在雪面上一划動。

雁紅見牠僅一動，就像珠丸滾灑在斜板上似的，一瀉而下，身子真像星掣電閃似的，在雪面上划了下去，最驚人的是，牠所過之處，雪面依然完好，並無一絲痕跡，這種踏雪無痕的功夫，真可謂之登於極點了。

一瞬間，已下瀉百仞見牠身形在中途尙拔起了好幾次，每一次姿態都不一樣，越過那些奇石老梅，漸漸雪地裏，只能看到一個極小的黑點，最後竟失了牠的踪影。

雁紅看着好不驚心，正在驚異之時，又見其下白雲深處出現一小點，霎時全身大現，敢情又是那黑猴子往上來了，不由站起身來。

心想，我看你又用如何身法往上撲，居然也去下山時一樣快速。

這一注目，果見是那黑猴子，在這一望無際的峻峭雪澗上脩起倏落，似星丸跳擲一般，一霎那已撲上這峻壁之半。

往往見牠身形下落，只憑二足尖一點雪面，雙臂一振，却又騰了起來，又快又捷。

雁紅知道，這種功夫，全憑丹田純陽之氣，須能一口氣提住，使它不中斷才行；再就是足上的彈力如何了。

擅者所謂借勁施勁，也就是指此，輕功一道，全係能領會「氣」、「巧」二字，若此二字完全領略貫通，雖無名師相授，亦能技成其半。

想念間，眼前黑影一閃，那黑猴子竟已自空飄於身前，氣都不喘一聲，一身黑毛閃閃發亮。雁紅不由笑誇了聲：「真了不起，只是我恐怕一輩子也練不成這身功夫。」此時這黑猴子毫不怠，至前搭起雁紅一臂，以手朝下連指。

雁紅吓得搖頭道：「乖乖……這可不是玩的，我我……過幾天我再下好不好？」

不想話還未說完，竟被這黑猴子，猛力一推。全身不由自主的已滑了下去，吓得雁紅尖叫一聲，只好打起精神，氣納丹田，往下飛撲了去。

霎時間，頓覺風聲呼呼，白雲撲面，她那裏臨過這等場面，不由嚇了個忘魂，偶一回首，那黑猴子，竟僅跟着自己身後不及一尺，這才稍放了些心。

不由展出全身功夫，一路縱騰下去，有好幾處絕險之境，要按自己推判，是一定躲不開身的，但竟被自己臨危縱騰閃過，真是又驚又喜，知道自己從服過那靈石仙乳後，功力竟是大大的有異往日了。

那黑猴子在身後，每逢雁紅縱越過一處絕石，牠就發出怪聲大笑，呱呱連聲。

雁紅被牠這一鼓掌打氣，竟自漸漸胆大，正逢眼前一岔坡，正面是一三處怪石，左側又是一懸崖。

雁紅突一發現，大驚，當時以海燕掠坡的絕快身法，振臂上掠，忽聽身後黑猴子怪叫一聲，

當時並不疑有他，待身已騰起，已要下落時，才看清，這怪石下竟是千丈峭谷，中隔三丈才達對岸。

奈何她身已騰起，不由吓得在空中尖叫一聲，心道黑猴子呀！你可把我給害死了……

方念及此，背後一股疾風，微覺衣領上一緊，竟似被人給抓住了，往上順勢一抖，雁紅輕功本就極好，如是借着這人一抖之力，右足尖一點自己左足面，身子已輕似柳絮似的二度拔起，就勢在空施了招「龍蟠」之式，已輕飄飄的落向了對岸。

只是足僅跨邊，不由吓得遍身冷汗，遂覺頂上疾風襲邊，竟是那黑猴子，已縱出自自己丈餘遠，這才知道救自己的竟是牠，心中不由深爲佩服，暗忖，如此判來這黑猴子一身輕功，分明已達「凌虛跋氣」的境地了，自己不知是否能練成牠一樣的這身功夫。

想着不由回首一看，足下所立竟是一方小石，此時吃重，已感不支，不由尖叫了聲，雙臂一振「一鶴冲天」拔起了足有五丈，直往那黑猴子撲去。

待落定後，見黑猴子咧着大口，雙手直拍雁紅幾度亡魂，不由又喜又笑的看了牠一眼道：「你別拍手了，我都快吓死了，這那是練輕功呀，簡直是玩命嘛！」

話尚未完，那黑猴子反身又下撲了去，雁紅只好緊隨其身後往下又撲奔了去，待至這澗底，雁紅已氣喘如牛，驚出一身汗來。

引頸上視，真是不寒而慄，那黑猴子在一旁不時怪叫，雙手朝上連指，雁紅這才知道，這傢伙果然是嚴，居然如此認真。

一方面心內暗喜，暗忖如此練下去，那還會輕功不好？想到此不由精神大振，一挺腰道了聲：「走！師父……我們上去！」言罷縱身往上撲去，這一上，簡直比下山可又難多了，這山面少說也在千丈高下，又如是奇斜陡峻，其上滿是覆雪憑一口氣，在雪面上提行，這種功夫，真可說太不容易了。

有好幾次雁紅縱起身形，又被這黑猴子喚下，自己比着重新做了個上縱的姿勢，如何側身，如何點足，雁紅自然一點就透，練來果然比自己原先姿式，省力得多，如此待爬上了原處山尖，東方已透出紅露，太陽已快出來了！那黑猴子以手往回路上連指，意思是叫她回去。

雁紅這才隨牠，一路竄高縱矮的往回路上奔去，待至途中，那黑猴子比手式，令她先回去，雁紅不知牠有何事，自己就一路馳回。

到了洞口，已累得一身酥軟無力，忙進室內，見老人已坐起塌上，忙趨前問安。

老人笑問道：「好孩子……怎麼累成這樣？牠都教了妳些什麼？妳說給我聽聽！」

雁紅待稍喘定，才一一的講給了老人聽這老人笑得雙目眯成了一縫，聽後點頭道：「教得好！教得好！要想學成一身出類拔萃的輕功，非這麼學不可……好孩子！可真難爲妳了，居然妳竟能在半個時辰內，往返了那乾天嶺一個來回，這不能不算是驚人了……」

「如此苦練下去，到半年後……」老人忽然面色淒沉，這「半年後」三個字，就像一根針，扎進了他的肉裏，他知道那時，也就是他本人壽終正寢的時候了，他又怎不觸景傷心……

一時不由變得淒容滿面，看了看，眼前這明媚的姑娘，心中更是一陣酸心，差一點竟傷心得